

一城一树一家园

孙善文

湛江三面环海，海岸线曲折绵长，红树林就是星罗棋布种在海与岸之间，成为这座滨海城市的标志。故而，说湛江是一座被红树林搂在怀里的城市，并不为过。2021年，港城湛江在国内率先提出打造“红树林之城”，一时间，这种像邻里般生活在身边的植物，成为家园的明星。以一种植物之名，建设生态之城，湛江自有底气。目前，全国每4株红树，就有1株属于这里。湛江人以此为荣。

红树林被称“海岸卫士”“海洋绿肺”，这种独特的木本植物群落，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海岸的湿地中。潮起，它们慢慢隐置于水中，只留树冠露于水面，成为独特的海底森林，若于此刻从高空俯瞰，可见一粒粒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海面。当潮水退去，一株株红树又撑立于滩涂、沼泽，以看似柔弱的身子，充当起守护堤岸、净化生态的角色，成为生活在岸边的鸟、鱼、蟹、贝等多种生物的“保护伞”。湛江得天独厚地理条件，以及这座城市人人们的温柔呵护，让红树林族群以及数以千计的物种在其中找到了生长的密码。

1990年，旨在保护红树林相关鸟类资源的湛江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在高桥成立，这是湛江成片推进红树林保护的发端。到了1997年，湛江红树林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区面积扩大到了20278.8公顷。

湛江的红树林景观可谓“明星”云集，风采各异。高桥红树林保护区林相好、品种多、面积大，保护区里有红树树龄已达数百年，该保护区内最早建成了游览隧道，方便游客游玩。九龙山红树林湿地公园是国内首个以红树林命名的国家湿地公园，公园内怪石林立，山水相依，九曲十八弯的湛江河贯穿其中，公园内生长的



半红树植物玉蕊，是滨海林区的瑰宝。在特呈岛红树林湿地，流传着这么一段红色故事，说的是1945年2月，曾有10多名抗日游击队的伤员在特呈岛被日寇追捕，乡亲们情急之下，用渔船将他们送进了茂密的红树林中。说来也怪，这一眼望不到边的红树林竟让追击的日军迷失了方向，抗日战士化险为夷。这段军民鱼水情被誉为“海上沙家浜”。现在，湛江共设了68个红树林保护片区，它们棋布星陈，让这片家园又增添了几分野性。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看到，红树林的触角伸进了市中心，为喧嚣的闹市营造起一方静谧之地，成就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也赋予起这块土地更多活力。湛江的实践，被国际湿地专家称为“世界湿地恢复的成功范例”。这里生长的红树、半红树及伴生植物有15科24种，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当属白骨壤、桐花树、红海榄、秋茄、木榄等。未来5年，湛江将营造及修复红树林4183公顷。

候鸟常被人们称为“环评专家”，这是因为，每一处候鸟的聚集处或过境暂住地，都是水源洁净、环

境秀丽、食物充足的风水宝地。目前途经中国的候鸟迁徙线路共有4条，湛江为东亚-澳大利亚线路的重要枢纽，路过此地的候鸟也最多。据监测，湛江红树林保护区的鸟类已从2002年的194种增加到现在的312种，其中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名录的61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定义为“极危”物种的勺嘴鹬，全球个体数量不超过700只，28只在湛江红树林被发现。这是一处处蓬勃生长的红树林所带来的生态奇迹。

雷州南渡河入海口附近的红树林带是我每年回到老家必定涉足的地方。此处的红树林有430多公顷。这天上午与我同行的是雷州红树林保护站站站长老莫。站在海滩边上，遥望天际，叽叽喳喳的红嘴鸥就落在不远处的电线杆上，旁若无人，仿佛开着演唱会般，后面的背景便是绵延开去的红树林。每一片红树林都葱葱郁郁，如一面望不见尽头的黛绿色围墙。几乎在每一株红树上，都停靠着悠闲的白鹭、大白鹭或苍鹭。而在高远的天空上，有无数的红嘴鸥、须浮鸥翱翔着、嬉闹着。阵阵鸟鸣像急促的风，

穿越林木和蒿草，似乎也穿透时空，缭绕着整片滩涂，涤荡人心。对于这一幕，老莫显然已是司空见惯，他指着不远处的几个摄影发烧友告诉我，他们都是广州过来的，已在这里守了几天，就希望拍到勺嘴鹬，拍勺嘴鹬不是那么容易的，要讲机缘际会，人与人，人与鸟一样，相逢都是缘分所至，要彼此珍惜。他神色自得地说：“咱们这里就是鸟的天堂，每只鸟在这里都是贵宾，也是主人，每只鸟都值得我们好好珍惜。你可能不会想到，一些候鸟甚至改变了其固有的生活习性，留在我们湛江这片葱郁的红树林繁衍生息，变成了留鸟，这也是湛江红树林的魅力所在。”

此时，潮水已退。我想到远处的沙地走走，却又无奈地看着眼前海滩上一片泥泞，愁着今天出行没有带水上鞋。老莫穿着运动鞋，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说，这里看起来是沼泽，其实只是薄薄一层泥水，底面都是沙土，坚硬得很。我跟在老莫的身后走过了这片海滩，发现果然如他所说。老莫和他的同事每天的工作就是巡查、维护红树林，脚下这块土地，他已经丈量了20多年，只要提到与红树林有关的话题，他立即眼神有光，滔滔不绝。我想，湛江的红树林得以浩荡而有序，都因为有些人默默地守护着，其中包括老莫这样的人。

徜徉在湛江的红树林，于天地间，听风在耳畔缠绵。一抬眼，那苍翠的绿，倒映在蓝天碧海之间，桐花树、红海榄、白骨壤，这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便会随着醒醒的海风回荡在耳边。我常常为一片红树林受到的礼遇而庆幸，为一个海螺、一只飞鸟感到庆幸，其实，我们何曾不应该为自己感到庆幸呢？有如此多的美好长驻湛江，真是一方家园之幸。

重温家乡味

黄宗之（美国）

忆中最怀念、最能够抚慰思乡之情的一道大菜，它是用红枣花生米打底，依次放上虎皮蛋、黄雀肉、蛋糕子、鱼丸，再点缀红枣而成，形似宝塔。虎皮蛋是由煮熟剥掉蛋壳的鸡蛋投入热油中烹炸、鸡蛋表面在高温中迅速起褶皱而得名。蛋糕子是把鸡蛋去壳打匀后蒸熟，切成薄片。鱼丸和黄雀肉的味道非常特别，让我念念不忘。我在洛杉矶不知尝了多少家湖南餐馆，始终没有吃到过这两道菜的正家乡味道。无奈，我只好自己在家烹制。我回忆母亲当年是怎样制作鱼丸的，又在网络上查找地道衡阳鱼丸的制作方法。我从华人超市买来草

鱼，去鳞后剔去鱼刺，匀浆。除了鱼肉，还放入猪肥肉，加入生粉、蛋清等原料，再佐以葱头、姜末、胡椒、味精、食盐等调味品。母亲制作的鱼丸软糯鲜香，口感诱人。我试过不知多少回，始终做不出母亲烹调出来的那种特别的味道。我估计是衡阳的鱼和猪肉特别。衡阳的草鱼以青草为食料，肉质像牛肉般紧扎，口感像豆腐般细嫩，味道鲜滑爽口，鱼丸有浓烈的鱼鲜味。我炸的黄雀肉也没有母亲炸的好吃，原因也可能是衡阳的红薯品质特别。母亲用红薯丝和面粉裹炸，舀一坨面粉放入高温热油中，面粉遇热迅速膨胀，炸至通体金黄，形似黄雀。刚出锅

的黄雀肉趁热来一口，外表酥脆，内里软糯，香甜可口。每年大年三十夜，我和姐姐们都会守在灶台前，吃刚出锅的鱼丸和黄雀肉，那香美的味道让我无法忘怀。

回到家乡的头一顿就品尝到记忆中的味道。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特别沉。我想，也许是因为这是我的故乡、我出生的城市，它是我幼年时期的摇篮、童年时期的秋千、青年时期的港湾。壮年，我从这儿离开故土，开始另一段人生旅程，如今我返回故地，停靠在这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乡，在风声里，在夜雾中，在行人的踪影间，在家人们亲切的笑容和朋友们愉悦的眼神中，我感受到与这片土地深深相连的亲切、温馨、真诚和淳朴，这是家的味道，是家乡的味道。家乡的味道不仅渗透在家乡的美食里，它也蕴藏在家乡的每一丝空气中。在它温暖的怀抱中，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踏实和安稳，回家当天夜里，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醒来。

春归有期

钱红莉

落竹枝的簌簌之音，也似低音提琴的和弦，嗡嗡鸣着。

幼童们专注地嬉戏着，纯真之气如万花流泻，实在感染人。谁不曾有过冰雪般纯洁的童年？

又何以生命渐长，快乐见少了呢？幼童的这种全情投身于自然的纯粹，殊为难得。

一周前，大雪纷飞，天已暗黑，孩子们任自己沉浸于天地一白中，确乎不愿归家，有的踩着单车，一遍遍在雪地划出道道车印。有的摇着桂树、紫薇的枝桠，体味着众雪骤落的畅快，小脸蛋冻得绯红。

黄昏，小区散步，天空黢黑，只一轮残月伴着孤星，大地寒彻。这孤星，是木星。夏日伴月的那粒星星，是金星。遥远而灿烂的银河，此刻唯在高纬度地区才能望见了。而人类置身太阳系，不过是银河系悬臂上的一个点而已。宇宙之浩瀚之无穷，而人类般坚冰随着银铃般的笑声，被踢着推着，又往小池塘冰面滑去了，宛如雪

何以常谈常新？

前阵，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冒着严寒前去寻访六一居士欧阳修终老之地颍州。比尔·波特镜头下，唯余一座孤零零石桥，湖水浅瘦，岸畔荒草一派苍黄。

欧阳修被贬滁州时，整日忧戚洗面，还是得益于母亲的开导：何不亲自身边小事做起呢。他才心随境转，慢慢地，整个生命有所超脱，便从此快乐起来了。

上周大雪纷飞之际，我在家重温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渐渐地，也变得快乐起来，还打算得闲啃一遍他主持编撰的《新唐书》。

欧阳修官至参政知事，主修完《新唐书》后，抱病隐退小城颍州，筑庐终老，将一颗经世之心妥当地安放下来。他当年偕挚友梅尧臣分别担任主、副考官，顶住压力革新文艺，同年大胆提携苏轼、曾巩、张载众千里马，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受人尊敬的伯乐之一。



有一回，于杭州通判任上的苏轼前去颍州看望他，这恩师竟不吝于对后辈的赞赏：现在人们说欧阳修如何如何，不出三十年，世间流转的，是你苏子瞻的名。

如此，文化星火的烛照，一代一代，承前启后，不曾熄灭过。

日影移动飞速，阳光渐弱，寒气更加逼人。了。毗邻的318国道遥遥大半中国，抵达合肥这座城市，呈西东横贯之势，车声呼啸，一刻不曾停歇。这极寒的天气里，有人在家做着一桌温馨餐式；有人寒风中辛苦奔波，送着快递外卖；有人正走在寻访古人的路上，自颍州到黄州……而在我故乡的田野阡陌间，油菜小麦这两样农作物，此刻正钻出地皮油绿一片了吧。

这颗小小星球，永恒地绕着太阳，转眼一圈将尽，是谓一年矣。残雪将融，春归有期。这一日日的循环往复，这一年的冬往春来，无时无刻，皆有新的不同。亘古未变的，唯余一颗诗心。

泰山是五岳之首，为了给泰山提供与它地位匹配的第一流电网，多年来，国网泰安供电公司孜孜前行，不断努力，建成了10千伏泰山线、中尊线、岱顶线和35千伏中天线。2022年又沿东御道敷设一条35千伏电缆线路。2023年开工建设110千伏马套站及10千伏配出工程……今日，泰山之光与天地同在，伴日月同辉。

自从有了第一条线路，巡线工们便四十年如一日，穿密林，过山涧，经幽谷，攀悬崖，每月进行巡视，遇到节假日、恶劣天气和重大活动，更会特巡。猿猴都愁攀援的山脊，硬生生被踩出了一条结实实的巡线小路。日暮晨昏，风风雨雨，巡线工们早已把自己的命运与泰山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天，我跟着国网泰安供电公司泰山景区供电中心的张圣富、李佩、王子鸽、韩军等几个员工，踏上了巡视岱顶线之旅。这条线路从中天门变电站一直延伸到南天门。

因通往山顶，山势格外峭拔，林木也愈加丰茂，荆棘藤蔓交织，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林子上空，只能见到稀稀疏疏的阳光。碎石尤甚，一不小心踩到，就会滑倒。没多久，我便出了汗，气也有些粗了。汗水滴入眼睛，一揉，冷不防手上一阵刺痛。不知哪里过来了一枝藤蔓，露着尖尖的锯齿。我东扯西拽，好不容易才把它掀下来。

电缆如长龙，潜伏在泰山山下。这粗重的“地龙”，索道装不下，也没法使用吊车，只好全靠人力手抬肩扛上来。近300人的队伍在深山里不停地迂回、攀升。几千米电缆，就是分成500米一根，每根也有3.5吨重！施工过程中还得小心避让那些古树名木。工人们对这些树木格外爱护。施工结束后，他们还专门将电缆涂成灰色，使之与山体完美地融合。

不远处见到一个井盖。张圣富说，岱顶线一共有八九个这样的电缆井。几人搬开井盖检查，安好无恙。再定睛细看，井盖一角居然窝着一个小小的鸟巢，鸟儿却不在于。李佩把鸟巢轻轻放到一棵松丫上。

越往上走，路越陡峭起来。树似越长越高，越来越密，一些藤缠在树上，似乎也要跟着飞到云上去。地上落着不少橡子，一些核桃躺在落叶间，踩着像踩到了一个石球。水已经很疏落了，盛夏时，它们哗哗地流成一挂挂瀑，从九天飘落。李佩说，刚才我们爬过的悬崖，距离不到1公里，高度却一下子抬升了400多米。

转过一个山头，矗立在我们面前的，竟是一架近乎90度的“天梯”！梯身生了锈，有的阶梯缺了一级，中间的距离看上去有1米多长。有一块扶手的铁丝架散了，在风中来回晃荡着。王子鸽和张圣富已经迈开长腿，跨上了天梯。我又被他们连托带拽弄上了石栏。

张圣富说，这只不过是岱顶线，其他几条线路更加陡峭，耗时也更长。我们走向索道运营中心。中天门索道站副站长李建勇热情地为每人泡上一杯茶。得知我们刚巡线上来，他竖起大拇指。电力和索道，似盐溶于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些年来，因为电力可靠的供应，泰山索道从未发生过一次事故。而碧霞祠——泰山最大的古建筑群、碧霞元君的祖庭，由于长年开着电气设备，一天用电量多达1200度，也从未发生过一次跳闸事故。2018年，景区管委会提出了“煤改电”“气改电”计划，泰山所有能源转为电力，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山上的消防隐患。

电对人们来说，象征着一种安全，一种便捷，也是一种承诺。我喝着茶，努力平复着起伏不已的心。这些巡线工不过是普普通通的肉体凡胎，面对艰险，他们选择了无畏；面对困难，他们选择了坚强。他们挑担不畏难，登山不畏险，坦途不歇脚，重压不歇肩，硬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用满腔的热爱和血汗，挑起了巍巍泰山的光明。



云中巡线记

赵静怡

跟着百转千回。汗水不停地落在石头上、草木间。不知攀爬了多久，终于得以直起身子。迎接我们的是两座对立的山崖，崖上密布着松树。这里是对松山。松风阵阵，鼓荡起迭迭涛声，响彻耳畔，好似千军万马在呐喊，在奋战。

此时，我们已几乎与索道平行了。索道可以直达南天门，我们却要徒手攀爬上去。山体已经竖成八九十度，树木很稀疏了，灌木也少得可怜，只有一些草棵零零星星挂在土壁上。张圣富和王子鸽偏起身子，一点点揪住草棵，往上挪着。他们的动作明显慢了下来，小心翼翼的。

我的高度，这时该在1000多米了吧？上面是峭拔的崖头，下面是幽黑的渊藪。我就像一只蜘蛛，挂在壁上，上不去，下不来。张圣富又一步一步退回来，到了我前面。他一边鼓励我，一边帮我扯掉一根根扎人的荆条，告诉我一定要抓相对湿润的草棵，这样才有附着力。他大手一抓，一把野草到了手里，又一抓，将身子斜着慢慢往上移去。我学着他的样子，抓着他揪过的那些草棵，慢慢移动着发抖的身躯。

一个崖头，一个崖头，崖头似乎看不到尽头。张圣富首先攀上去。他紧紧抱住一株灌木，将整个身子趴下来，向我伸出手。几乎同时，我的脚下忽地多了一股力量。是韩军，他结结实实托住了我的脚底。我就这样被他们一个托着一个拽着，神奇地到了崖上。

过了悬崖，野草开始疯长起来。我心神甫定。李佩说，刚才我们爬过的悬崖，距离不到1公里，高度却一下子抬升了400多米。

转过一个山头，矗立在我们面前的，竟是一架近乎90度的“天梯”！梯身生了锈，有的阶梯缺了一级，中间的距离看上去有1米多长。有一块扶手的铁丝架散了，在风中来回晃荡着。王子鸽和张圣富已经迈开长腿，跨上了天梯。我又被他们连托带拽弄上了石栏。

张圣富说，这只不过是岱顶线，其他几条线路更加陡峭，耗时也更长。我们走向索道运营中心。中天门索道站副站长李建勇热情地为每人泡上一杯茶。得知我们刚巡线上来，他竖起大拇指。电力和索道，似盐溶于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些年来，因为电力可靠的供应，泰山索道从未发生过一次事故。而碧霞祠——泰山最大的古建筑群、碧霞元君的祖庭，由于长年开着电气设备，一天用电量多达1200度，也从未发生过一次跳闸事故。2018年，景区管委会提出了“煤改电”“气改电”计划，泰山所有能源转为电力，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山上的消防隐患。

电对人们来说，象征着一种安全，一种便捷，也是一种承诺。我喝着茶，努力平复着起伏不已的心。这些巡线工不过是普普通通的肉体凡胎，面对艰险，他们选择了无畏；面对困难，他们选择了坚强。他们挑担不畏难，登山不畏险，坦途不歇脚，重压不歇肩，硬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用满腔的热爱和血汗，挑起了巍巍泰山的光明。